

结

●城南小学六(5)班 陈函旭

“霜树尽空枝，肠断丁香结。”从宗璞的丁香世界走出来以后，我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。读古诗，总以为丁香有着解不开的愁怨，宗璞却有新解。

微雨洗涤着丁香，雪色的花儿点缀在绿意中。雨珠滑过花苞，顺着叶片走了下去，带着清香在地上摔成几瓣，晶莹又纯洁地融入了大地。活结，未必解不开，有时仅仅需要时间。丁香花苞的成长，或许也是一个释然的过程。从开始的严丝合缝，到张开小口试着理解，再到愿意倾听蜜蜂的低语，伸展自己的身心，以“十”的形状，绚烂绽放，容忍蝴蝶的栖息，虫蚁的路过，风雨的来访。每次的努力，都让盛放更大更美。

当丁香知道自己代表愁怨，她会接受吗？她一点一点理解时，直到“十”少了一个角，又少了一个角，全部都随着微雨溶解在大地上，才发现曾经的不好，都已经过去了。

结，有的是可以解开的。当然也有些结本来就是死结，枝和叶只能带着这个结生长下去。死结呢，有些没等到凋谢就自己腐烂了，有些连花朵都谢了，才烂了一点儿。死结也有死结的活法，不会绽放，但可以储存自己的花蕊、花瓣许久，谁说没有绽放就没有了意义！

哪有什么结会让你止步不前，无非是愿不愿意结活结，想不想带着这死结活下去罢了。



找春天

●太平小学二(4)班 王婧欢

冬爷爷意犹未尽，迟迟不肯离去。春姑娘拿着一支神奇的魔法棒，迈着轻盈的脚步，悄悄地来啦！春天像一个闹钟，催醒了大自然的花草树木。

我看见了生机勃勃的春天。石缝里的竹子破土而出了，准备茁壮成长。金灿灿的迎春花昂首怒放；粉嘟嘟的桃花有的含苞欲放，有的已竞相开放了；玉兰花也不甘示弱，争先恐后地绽放出一张张灿烂的笑容。到处花团锦簇，五彩缤纷的，仿佛给大地化上了一个艳丽的美妆。绿油油的三叶草从地下探出了好奇的小脑袋，打量着万物复苏的世界。清澈见底的湖水里，田螺妹妹也睁开了水汪汪的大眼睛。

我听到了美妙的声音。南飞的燕子回来了，站在嫩绿的枝头张开嘴巴，放声歌唱。音符宝宝们接二连三地在空中欢快地跳跃着，凑出了一首动听的曲子。解冻的小溪活泼起来了，叮叮咚咚地唱着歌向前奔跑。水里的鱼儿也在窃窃私语，说着悄悄话呢！游乐园里，传来孩子们阵阵欢声笑语，这似乎是春天的赞歌。

我感受到了舒适的春天。“二月春风似剪刀”，她穿过竹林，和竹叶热情地握了握手，竹叶在风中翩翩起舞。瓦蓝瓦蓝的天空倒映在波光粼粼的湖面上，美不胜收。枯木逢春，枝头增添了花红柳绿。

我找到了千姿百态的春天。

一路生花

●方城小学五(2)班 朱尽心 指导老师 李君挺

风肆无忌惮地为树木抹上一层薄薄白白的霜粉，却与由远及近的年味撞了个满怀。

走在大街上，正值夜市，万家灯火映得皓月也通红着。走到花灯后，我徜徉于色彩斑斓间，不觉痴了，伸手一碰，不料手一抖，一排灯应声倒下。

我真是不知所措了！不及看一眼地上的碎片，便见卖花灯的老爷爷一脸惊愕——完了！我欲转身跑掉，却因紧张动弹不得。老爷爷慈祥地望着我，岁月在他脸上刻满了纵横沟壑，而那双眼却更显柔和，挺直的身板并没有被时光蹉跎，似老树般巍然屹立。

我被这温柔的目光望着，脸也微微地燥热，便弯下腰，低头将碎了的花灯与烛拾起。即将熄灭的烛光，映着我的脸，映着我的愧疚。

“小姑娘，你等一下。”我红着脸站着，手搭在柜台上，有意躲闪着老爷爷的目光，老爷爷也察觉到我的不安，拄着拐杖回屋去了。

约莫两分钟，他挑着一担子花灯来了，担中的花灯壁上绣着靓丽的百花，老爷爷每走一步，它们便在隆冬的寒风里摇曳着。

我走上前，不好意思地搓着裙摆：“老爷爷，一个花灯多少钱？我赔给您。”说着，我便掏出300元准备递上，“不用不用！”老爷爷棕黑色的手轻轻向前推了推，又走出柜台，把钱塞入我的兜里。

塞完后，老爷爷拿出扫把，将地上的碎片默默地扫了，一面在嘴角漾起浅浅的笑纹：“这是最后一批货了，今天卖完，明天就回家喽！小姑娘，你挑一个喜欢的花灯，我送给你吧！”我一愣，忙说不用，悄悄拿出50元，趁老爷爷不注意，塞进其中一个花灯里。老爷爷眼疾手快，还没等我放进去，用双手挡着不收。

“你看看，这个荷花灯多美呀！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一朵清纯的荷花在灯影间，无声无息地绽放，四周的万家灯火，衬得它更是一派清辉。不知不觉，我张大了嘴。

老爷爷取来花灯，用礼盒仔细包裹，他手掌的皮肤松弛了，可做事竟如此麻利娴熟，扯上二尺红丝带，轻盈往下一扭——包装好了。

“路上走好啊！”临走，老爷爷的眼神依然那么柔和，棕黑色的手掌朝我挥着，我总是忍不住回头看，直至他消失在我的视线中。

手中提着花灯，走出夜市，瑟瑟风中，一朵盛开的荷花，迎着无尽的凄冷，独自温暖，一路生花……

一阵怪雨

●城东小学四(6)班 鲍笑语 指导老师 蒋冬花

下雨是一件再普通不过的事了，然而，星期二下午却下了一场怪雨。

那天，我们正上着课呢！窗外的天瞬间黑了，乌云一阵阵压下来，让人喘不过气。我们大为惊讶：才下午一点呢，怎么天就这样黑了呀？难道是天上的神仙打翻了墨水瓶？

正当我们疑惑之时，一阵大雾笼罩了整个教学楼，天更是暗淡无光。可是，一瞬间，大雾散去，大雨哗啦啦地倾泻下来，打在铁皮上，轰轰；打在地面上，啪啪；打在屋顶上，嗒嗒……接着，一阵阵大风呼呼地刮来，无情地摧残树上仅剩不多的树叶，让它们离开枝头，随风舞向空中，起起落落，左摇右摆，最后落地；大风卷起地面的一切抛向空中，卷不起的就摧枯拉朽般推倒一切，横扫一切；大风夹杂大雨，雨珠连成线，空中万线横斜，雨雾弥漫。

伴随着大雨的激烈，“阿嚏”，我打了个喷嚏。“好冷啊！”“这雨也太大了！”走廊里的同学们感叹道。的确，风像一只狂怒中的狮子，横冲直撞。你瞧！撑着雨伞的路人差点连人带伞飞到空中；学校里的小树瑟瑟发抖，努力不让自己被大风连根拔起；校门口的大棚摇摇晃晃，马上就要被风刮走了……

突然，打雷了。一条闪电像银蛇似的，滑过天空，向远处伸展，此时的天空就像一块打碎的玻璃，四分五裂。别班几位淘气的同学冲出教室，这可有他们受的了，横扫一切的大风猛烈地刮向他们，豆大的雨珠砸向他们，他们受不了这“痛苦”的折磨，脚底抹了油似的向教室跑去。

过了一会儿，雨渐渐小了下来，房檐上的雨珠滴答答地落了下来，再看看角落里的蜘蛛网，早已变成闪亮的钻石网了。雨漫漫，房檐蛛网莹亮亮。

雨渐渐停了，天空变得明朗起来，风也似乎累了。事后，同学们纷纷感叹这场雨之奇，有的甚至拿出自己的周记本打趣道：“此乃周记之素材也，若添细节，定是佳作也。”

你们说，这场雨怪不怪呢？



一碗白米饭

●横湖小学六(3)班 王晗烨 指导老师 林巧

风过时闻稻米香，粒粒如珠白似霜。

——题记

每天，我们都能吃到白米饭，但你可知稻米的一生？

稻香在春天里萌发。早在前一年，爷爷会挑选出一些健康、饱满的稻谷。几个月后，谷种入水，白色的芽儿就从黄褐色的壳里冒了出来，慢慢舒展开嫩绿的叶儿，仿佛在向全世界炫耀：“看看，我长大了！”

清明时节，爷爷把它们撒进了水田里。稻苗的生命力极其顽强，没过几天就牢牢地扎根在泥土中，远远看去，田间一片绿意盎然，微风拂过，一阵阵独属于禾苗的味儿飘了过来。

谷雨时节，秧苗已经长到20~30厘米高，是时候插秧了。爷爷弓下身子，从田中轻轻地拔出一整把一整把的秧苗；另一边，奶奶眼疾手快，抓起一小把秧苗，二三成束，依次插入水田中，不一会儿，水田中被整整齐齐地栽满了秧苗。

秧苗迅速地拔节生长。

稻香在夏天里蕴育。

“稻花香里说丰年，听取蛙声一片。”秧苗结出了穗子，稻花开了，是小小的、白白的，一朵朵像星星般缀在稻穗的中上部分，它虽然小，甚至有些卑微，却也学着高贵的牡丹开放，这也是一种“坚毅”的生命力量。

稻香在秋天里爆发。

稻子变得黄灿灿的，爷爷和奶奶手拿镰刀，在飞快地收着稻子，捏起一粒稻谷，很饱满、坚硬，轻轻剥开稻壳，白色的米粒露了出来。

处理好后的新米，奶奶用它煮成一锅香喷喷的白米饭。细细咀嚼，甜味和清香溢满口腔。

人生也如稻米的一生，月复一月，年复一年，不断成长，不断完善，从稚嫩到成熟，从成熟到收获……

匆匆

●太平小学六(3)班 陈玥汐

太阳落了，有再升的时候；月亮缺了，有再圆的时候；星星稀了，有再密的时候。但是，日子却如滚滚长江东逝水，一去不复返——它们插上了隐形的翅膀，飞到了难以寻觅的地方，那是哪儿呢？

不经意间，已经降临世间十二年了，那些往事回想起来仿佛都发生在昨天，长久的历程似乎就在一刹那，想尽力地挽回它，可它又像长了脚没影儿似的往前跑，翻过的日历记录着四千多天的点滴，而那些日子早已离我而去，再也回不来了。每日宛如开启新的篇章，过去的日子犹如一粒粒微不足道的尘沙，堆积成一片宽阔无边的沙漠，只有来日的风呼呼刮过，转瞬即逝，留得心头空空，我不禁攥紧了拳头。

时间犹如手中的阳光，看得见，摸不着，匆匆地来又匆匆离场。早晨起来，时间揉了揉我的眼睛，从我蒙眬的视线中一闪而过；漫步路上，时间与我并肩奔跑，又悄悄地从我的脚尖溜走；翻开书本，时间从书上轻跃而过，转眼间已无影无踪；写作业时，时间又从笔尖越过，想要伸手挽留，留下的是一只悬在空中的手，它已从我的指缝中悄然离开；躺在床上，盖上被子，闭上眼睛，叹气声中，时间匆匆溜走，告诉我：一天又过去了！新的日子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。

常说时间如白驹过隙，日月如梭，岂是一个“快”字了得，四千多个日子也不过是匆匆罢了。点点滴滴中，时间从我们的一言一行、一思一想中滑过，过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，终究不可挽回过去的一切光阴，似袅袅炊烟，化作浓雾飞上云霄，如浅浅溪流，顺水而去向东流。愁，在匆匆间，我又做了些什么？

莫等闲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